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200多位居民的“健康管家”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邹偶然 本报通讯员 马倾国

1992年出生的石洁是一名签约家庭医生。8月14日原本是她休息的日子，但她却并没有闲下来。

“工作日出门诊，休息日上门服务，这是家庭医生的常态。”石洁说，医生与签约居民之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医患关系，医生要长期稳定地融入居民生活，共同维护健康。

早上约6时40分，石洁赶到单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领取了一个血糖仪。随后，她拎起出诊箱，骑车赶往稽山街道越新公寓小区。约10分钟后，她来到了一户签约居民家。

石洁说，患者视力不太好，行动不便，每个月都要来给他免费测一次血糖。

“老头子刚做过体检，石医生帮我们看看有啥问题。”患者的妻子递过来一份体检报告。“血脂有点偏高，其他都正常。”说完，石洁为患者测了血糖，“饮食要控制，甜的东西尽量少吃。”

石洁告诉记者，2018年起，稽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索创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示范区，这名患者的妻子便成了中心的忠实“粉丝”，看病、建档、听讲座、免费体检，她都积极参与。“现在跟我签约的居民已有200多人。”石洁说，签约那天起，她便建立了与签约居民互动的微信群。

告别这家人，石洁继续赶往涂山公寓小区的签约居民家。一进门，大家便熟络地聊开了。这家的老太太肝功能和肾功能都不太好，正在服用一种利尿的药。“听说这药副作用大，能不能不吃？”家属递过药瓶，焦急地问。石洁用手指捏了一下老太太的脚背，关切地说：“脚还很肿，药还得服，过几天我再过来看看。”

从老人家里出来，已接近上午10时。

“还早，再去一家。”石洁抹了抹额头的汗水。几分钟后，她走进第三户签约居民家。家里没开空调，很闷热，没一会儿汗水就把衣服浸湿了。“控制得都不错，继续保持呢。”石洁笑着对老人说。老人答道：“我可听你话了，天天控制饮食，早睡早起。”

石洁说，老人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她每月至少上门随访一次，“她对我非常信任，家里有啥事也愿意跟我分享。我每次来，不聊上一小时根本走不了。”

约上午11时30分，石洁赶回单位，猛灌了几口凉开水。

“我喜欢做有人情味的工作，家庭医生很适合我。”石洁说。

年省百万元的维修“大咖”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李焱骏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襄阳工务段综合维修工区，堪称为一线提供“子弹”的“兵工厂”。

这个工区担负着全段22个生产车间的养路机械维修和量具校正任务，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高级钳工、工长左天保的带领下，积极修旧利废、变废为宝，每年为工务段节约成本数百万元。

每年春秋季节，工务部门都要进行钢轨应力调整作业，钢轨拉伸机使用频率很高，加之工作环境和运输因素影响，几乎每使用一次都要进行维修和耐压测试。

一台拉伸机价值2.6万余元，重达400公斤，全段8台拉伸机每天都要使用，如有一台损坏，就有一处施工作业无法进行。

汉丹线集中修期间，随州线路车间送来一台拉伸机，司机告诉左天保：“机器明天必须使用，我把车停在门外，修好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通知我。”

由于油封老化，拉伸机两个缸拉力不一致，需要整体拆卸后进行全面维修检测，左天保和工友王斌、康海根匆匆扒了口盒饭，晚上加班到凌晨1时，连续工作近14个小时终于将机械修好。左天保叫醒在车内休息的司机，并帮助他装车，终于在施工开始前将机械送到现场。

内燃冲击镐是线路养护作业中最常见的小型养路机械，由于使用频率较高，镐头使用周期只有短短20天。每当有镐头送修，左天保和维修师傅们都会通过小改小革，把镐头换成耐磨材料，将镐头使用寿命延长到了1个多月。

一个镐头单价800余元，而改进成本只需材料费24元，2019年，综合维修工区修理镐头160多把，仅此一项就为单位节约成本近10万元。

在综合维修工区，每个人都是能工巧匠，他们在多年的焊接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维修的机具，从几千元到几万元、几十万元不等，每年至少为单位节约百万元成本，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大小施工作业机具状态良好，确保集中修任务如期完成、各项施工作业顺利进行。

今年学校只来了5名新生，在这里坚守了21年的山村教师毛文丑想要“桃李满屋”都很难，但他依然忙着解锁新技能、学习新知识

“只要学生来，就把课继续上下去”



毛文丑一瘸一拐走在校园里。

杉村学校的教室里，毛文丑正在用触摸屏教学。

虽然左腿有残疾，毛文丑依然坚持站着为学生授课。

阅读提示

毛文丑任教的福州市闽清县下祝乡杉村学校仅有70名学生。他庆幸，那些无法走出大山的孩子依旧可以在这里找到学习的乐趣；他矛盾，一边盼着学校多收一些学生，一边又希望孩子们能走出大山，遇见更出彩的人生。在他心中，山村教师的意义就是陪伴，陪伴到学生不再返校、不再需要老师的那一天。

本报记者 李润剑 文/图

9月1日，是学校错峰开学的日子，可福州市闽清县下祝乡杉村学校学生的返校时间统一安排在了当天上午8时。对这所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級仅有70名学生的山村学校，用不着“错峰错时”。

这一天，毛文丑任教的初三年级教室里只摆了9张课桌，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每个学生之间留出了1米以上的间隔，即便如此，大半个教室仍是空的。

“现在想要‘桃李满屋’都很难。”毛文丑开玩笑地说。

20多年前，毛文丑就是杉村学校的学生。

当年，学校一个年级有200多名学生，至今他还记得学生们挤在村祠堂边的老教室里上课的情景，“一排排课桌就贴着老师的讲台从前往后摆到了教室的后墙，教室后门都打不开。”

如今，杉村学校搬到了村尾的空地上，建起了3层教学楼，有了篮球场、实验室，可教室里却再也看不到当年人头攒动的景象。

以前缺老师，现在缺学生

1999年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后，毛文丑放着城里的学校不去，坚持回到山村任教，“我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比城里的老师更懂山里的孩子。”

那时，杉村学校还是一所中学，全校203名学生只配备了9位老师，毛文丑除了语文、英语没教过，其他课程全都代过课。他感慨，当年山里缺老师，自己回来就是为了山里的孩子。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山村生源连年减少，杉村学校和村里的小学不得不合并办学，成了九年一贯制学校。现在学校里的70名学生配备了24名教师，师生比提升到了1:3。

去年，为了去村剧场表演合唱节目，校长拉着20多名教师和非毕业班的学生才勉强组了一支合唱队，毛文丑记得那次的合唱曲目是《众人划桨开大船》。在他看来，“学校里现在最缺的就是‘众人’中的那个‘人’——学生。”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我求学的时候，只是现在学生们走得更远了。”毛文丑感叹，以前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大山里的孩子们上学不得不跋山涉水；现在，学校有了，老师也有了，但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想方设法去了条件更优越的城市上学。“值得庆幸的是，杉村学校还没有被撤并，那些无法走出大山的孩子依旧可以在这里找到学习的乐趣。”

这天上午，毛文丑拿到了前一天学生报到的统计表，今年杉村学校小学一年级收了5名新生，比去年又少了两入。他笑着说：“只要学生来，我就要把课继续上下去！”

“自己站着，能让孩子们更专注”

小时候因为一场大病，毛文丑左腿的膝

陪伴就是意义

一边盼着杉村学校能再多收点学生，一

人来人往

赵昂

曾经，夜宿在赣南山区里的一所初中，长夜难眠，与校长聊天，哪个孩子当兵了，哪个孩子考上了高职，哪个孩子成了列车员，哪怕只是学会了修水电、颠大勺、开大车，他都津津乐道，“他们都走了正道，能自食其力，能走出这片山。”

乡村教师面对的这群孩子，是一群连父母面都见不到的留守儿童，大山阻隔的不只是地理，还有心理和认知。吃住在校的乡村

教师，不仅是留守儿童的学习老师，也是他们的生活老师、心理老师，甚至是人生启蒙导师。其一言一行，既向孩子们展示着山外的多彩世界，也为他们塑造着正确的人生观和劳动观。毛文丑如此，其他乡村教师亦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在毛文丑读书的年代，伴随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走出大山的期盼，乡村教师曾是孩子们成才的唯一阶梯。伴随着农村的巨变，乡村教师面临的教育境况已大不同以往，一面是网络教育的潮流滚滚而来，一面是留守儿童越来越少的窘境。

修身治学，耕读传家。在学生越来越少的学校坚守的毛文丑们，曾经走出过大山，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了回来，在乡村原野上，执着地点亮了一盏信仰的灯——为孩子们普通世界，让山内外一样多彩美丽。

诚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靠录取通知书走出大山，像毛文丑一样的乡村教师，能够把新的中考知识，把网课这种新教育模式，带回乡村，带给乡村孩子，已经是乡村教师最美的初心坚守。像那位校长的小幸福一样，让孩子们能具备基本知识素养，学会做人做事，昂首挺胸走出大山，用辛勤诚实的劳动改变命运，已经是

乡村教师的一种成功。

没有繁华、没有高薪，甚至得不到必要的理解，毛文丑们就奔波在一条又一条去往一个又一个孩子家的路上。仿佛就像是愚公移山的场景，在贯通大山的队伍里，总有先驱者举着火炬，走在最前面。他是毛文丑，是千千万万乡村教师中的一员！向他们致敬！也期待山区学校的教学环境能继续改善，教师们的生活能变得更好。

山，山，有一群人在贯通它，用知识，用信仰，用孤独，用执着。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在疫情中守护能源动脉，践行职业承诺——

错过“第一次”与“最后一次”见面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尹堯

人的一生，总有很多第一次，也有很多最后一次。

不同的经历，相同的错过，都发生在中哈原油管道进入国内的第一站：西部管道公司阿拉山口作业区。在这场与疫情抗争的战斗中，西部管道公司职工践行“守大风口、立大志向、做大贡献”的职业承诺，坚守岗位，守护能源动脉，错过了与亲人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面，他们把愧疚放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把伤心化作努力向上的正能量。

技术员李文强的心事

8月12日9时15分，对阿拉山口作业区技术员李文强来说是一个特殊而难忘的时刻。

他背上巡检包开始当天的第一次巡检，而他远在乌鲁木齐的爱人此刻刚被推进手术室，他们期待了近10个月的新生儿即将诞生。

因为疫情原因，妻子很早就入院待产，远在千里之外的李文强只能每天通过视频电话和妻子互诉思念，内心无比愧疚。尽管前期站领导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方协调，最终李文强还是无法出现在医院里。

“文强，这个外线电路昨天已经处理了，我们今天巡检时再过去看看。”

“文强，今天怎么感觉有心事啊？”

“没事，走，咱们去看看，验收一下昨天的处理结果。”

9时50分，当天第一次巡检结束。李文强打开手机，看着屏幕发呆，想起曾陪着妻子体验分娩疼痛的时刻，他的心又揪了起来。

再次点亮屏幕，还是没有消息。“文强，走，开会了！”同事的声音把李文强拉回了现实。整个展会，他都坐立不安，心里担心着妻子。

1个多小时后，李文强的手机响起，是母亲打来的视频电话：“母子平安，你当爸爸了！”

视频的这头，李文强如释重负，满含泪水，看着自己的儿子傻笑。同事们听到婴儿

的啼哭声纷纷围过来。

“你小子够沉得住气啊，怎么不跟大伙说说啊？”李文强只是憨憨地傻笑，“大家都忙，不想因为我的事让大家分心，现在好了，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喜悦，我当爸爸了！”

“特殊时刻，更需要人顶上”

“还能赶来看一面吗？”8月12日上午9时左右，阿拉山口作业区管道岗技术员金坚接到医院电话的那一刻，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电话里，医生说得很简单，但他知道，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和父亲见面了。“抱歉……”金坚忍受着内心的煎熬，一边感谢医生对父亲的照顾，一边因为不能赶回去而深感愧疚。

金坚的家在阿拉山口市80公里外的博乐市，父亲久卧病榻，平时金坚一直利用假期和休息时间照顾父亲，突发的疫情，让原本要在7月休假的他未能如愿。

7月27日，阿拉山口市实行全封闭管理，

很多道路都封堵了，这也意味着每周的管线巡护无法正常开展。

正逢洪水多发时节，管线巡护尤为重要。金坚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千方百计协调日常管线巡护，及时与巡护单位远程连线询问重要线路段管线情况，半个月以来，他在工作岗位上用朴实的行动、认真的态度为管线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在忙碌的同时，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生病的父亲。这期间，站领导让他回去陪伴父亲，并协调地方相关部门为他开通“绿色通道”。“站里人本来就不多，特别是在这种特殊时刻，更需要人顶上。”他最终还是选择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8月12日，金坚的父亲走了。他强忍着泪水，望着湍急的洪水寄托哀思。

作为儿子，他在父亲病重时没能守在身边照料，令人遗憾；但作为一名国脉守护者，在能源动脉最需要的时候，他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令人起敬。